

【书海拾珍】

音乐会上

□赵丽宏

绛红的绒幕缓缓拉开。我的歌，和音乐一同起飞……

听贝多芬《命运交响曲》两个声音，交织、碰撞、搏斗在空旷的宇宙里。一个是充塞天宇的狂嘘呐喊，是飞沙走石，是惊涛霹雳……一个是微弱纤细的低吟浅唱，是涓涓滴滴的幽泉……

纤弱的，未必就淹没在强大之中！听——渺小的生命，面对命运之神铺天盖地的呼啸，勇敢地亮着她美妙的歌喉……

广袤无涯的荒漠中，驼铃，执著而清晰地响着……看见了吗，天边出现一线绿洲，清泉在那里流淌，花儿在那里开放……看见了吗，这不是海市蜃楼。

冰雪覆盖的原野里，小草，勇敢而又倔强地长着……听见了吗，那微弱奇妙的拔节声，冰雪掩盖不了它们，狂风淹没了它们——等着，它们会化成惊雷，轰然炸出一个翠绿的春天来的！

大雁起飞了。渺小的生命排列出威严的阵容，描绘着天空，传递着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信念。多么遥远的向往，多么勇敢的追求！看不见它们的影子了，却依然听得见它们的歌声……

海的呼吸，山的回声，江河的呐喊……循着共同的旋律，倾吐着共同的心声。你听懂了么？你听懂了么？

来，和我一起，在这旋律中变成一棵小草，变成一朵浪花，变成一只大雁，变成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音符……

当一切悄然隐逝时，我们微笑地屹立着！

柴可夫斯基向我走来。

他牵着一条约涛滚滚的蓝色的河流，他牵着一条约五彩缤纷的曲折的路，他放着鸽子，他撒着星星，他赶着一群翩翩起舞的白天鹅……

他流着泪，那些悲怆的泪呵，竟像一些晶莹的珍珠，滚动着，碰撞着，发出不可思议的动人的声音……

他时而用灰色涂抹晴空，时而用阳光驱散阴云，时而用风描绘冬的严厉，时而用雨叙述春的温柔……

柴可夫斯基向我走来。

他怎么使我想起了我的先人？我仿佛看见披头散发的屈原在仰天长啸，我仿佛看见把酒对月的太白在放声大笑……还有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，还有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的王摩诘……也有含着眼泪望江兴叹的李后主，也有登高临远豪兴难抑的苏东坡……

他旷达，他豪放；他婉约，他深沉；他天真，他欢乐；他伤感，他忧悒……无论是在年轻还是在衰老的时候，无论是在乐观还是在痛苦的时候，他总能在轻轻地、轻轻地拨动我的心弦……

柴可夫斯基向我走来……

摘自：《文汇新读写》略有删节

遗失启事

上海庆朗物流有限公司遗失

道路运输证：沪AQ3196

上海龙军物流有限公司遗失

道路运输证：沪B4779挂

上海深吉物流有限公司遗失

营运证：沪AS9182

上海杰凯物流有限公司遗失

道路运输证：沪AG2846作废

上海速鹏物流园有限公司遗

失道路运输证：沪AE1373作废

上海昵好物流有限公司遗失

道路运输证：沪B6857挂

上海适益物流有限公司遗失

道路运输证：沪BC3801

上海大燕物流有限公司遗失

道路运输证：沪AE0840

上海市崇明汽车运输有限公

司遗失道路运输证：沪B03042、

沪B8912挂、沪AP0415、沪A9175

挂

上海杰速物流有限公司遗失

道路运输证：沪A837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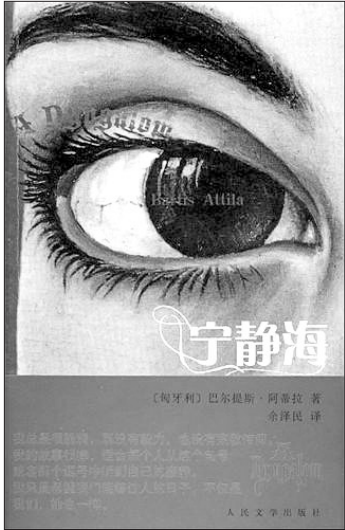
等待被凝视的历史，等待被凝视的《宁静

月亮背面 宁静的海

《宁静海》的阅读是面对一座刨开的蚁丘，专心、迅速去捕捉每一只涌出的记忆之蚁。故事拉扯出一系列的回忆显得相当乏味，所有的事件其实充满了“日常性”，但是小说却绝对指向这种“日常性”的反面，人物之间的行为带着戏剧的隐喻性，那本质是人的一种搏杀，一种煎熬里的搏杀，搏杀才能获得宣泄，获得存在感，获得虚脱，虚脱的存在感，最终得以安静地面对记忆之蚁爬满自己历史的躯体，历史的躯体在死亡之后等待火化，等待凝视之眼的注视。

本不算厚的《宁静海》，却让人读得如此支离破碎，用了半年时光中非常多零零碎碎的时间片段去面对这部小说。当这种局面产生之初，好像就有意如此将这种阅读的反常进行到底。巴尔提斯·阿蒂拉的这部小说，评论界赞誉有加，而且行文的水准，构架的水准，思想的深度，情感的强度都毋庸置疑。但是，笔者却要撕毁一次本来构成某种宣泄体验的阅读经验，让它在碎片中找到内在的凝聚力，有意把一个完整的磁体破碎，看看碎片之间磁力显出的张力。一种特定的阅读行文是不是暗合特定的叙事文本呢？这是这部有着悬念的小说的一种悬念。

巴尔提斯写这部小说的时候，正如作者自己说的“我处在一个特殊时期，第一稿只用了三个月时间，我几乎一步没有跨出这个房间……”，这个写作过程专业而强烈，这种写作是不是被一种东西催逼着？在小说的中文序里，作者又说道他在中国旅行的一个经验，“我被安排在一个面向竹林的客房。当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，我突然开始啜泣失声。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，只是在陌生之地，四十个春秋的酸甜苦辣忽然倾囊倒出，就像用锄头刨开了一座蚁丘。”这部《宁静海》在一间屋子里的写作过程，也许正是面对一座刨开的蚁丘，只能专心、迅速去捕捉每一只涌出的记忆



《宁静海》
[匈牙利]巴尔提斯·阿蒂拉 著

之蚁，这种捕捉不但稍纵即逝，而且一定是越来越缠绕，眩晕而最终需要还原到一个“我”的逻辑中去……

现在可以回到《宁静海》的内容了。其实，“故事”很简单，一个作家和母亲相处，从母亲的死亡写起，拉扯出一系列的回忆。真正让你感受到“此时此刻”的现实事件其实如果概括出

来，有些事件会显得相当乏味，譬如去参加外地的朗诵会，遇到神父，去神父住处，或者溜达到小酒吧和酒吧老板娘聊天。这些事件其实充满了“日常性”，但是这部小说却无论如何都是绝对指向这种“日常性”的反面的，作者构成的主要的人物无疑都充满征兆，而且这些人物之间的行为都是具有戏剧隐喻性的，他们/她们之间的行为是人的一种搏杀，一种煎熬里的搏杀，搏杀才能获得宣泄，获得存在感，获得虚脱，虚脱的存在感，或者说存在感终于虚脱了，才可以安静地面对记忆之蚁爬满自己历史的躯体，自己历史的躯体在火化之前堆在一个充满道具的空间，在死亡之后等待火化，等待已久凝视之眼的注视。

《宁静海》的叙述是从儿子要火化母亲的遗体开始的，从一个全书中很少见的经济学维度开始——冷冻遗体的优惠价格和预付尸体保管费。作者极力压抑着一开始的宣泄，极力压抑着已经就要喷薄而出的熔岩，极力维持了一小节文字就再也维持不住了。然后就是这熔岩奔流的时刻。“宁静海”是月亮上的地名，是儿子唯一可以逃避的时刻出现的地名，他和他的女友相处，在人的搏杀中安静的一瞬间，时间凝固的一瞬间。“宁静海”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它的含义大约和它在这部小说中出现的次数相关，稀少而存在，可能而遥远。两具逃亡囚禁的躯体在相互煎熬和抚慰之后，没有精疲力竭的喘息，只有渺茫的眼神

于心之静地阅读人生

这是一本宁静与沉淀之书。它的语言平实却睿智，不像哲学书那样给人压力，而是以近似独白的口吻，阐述作者个人的思考。书中呈现的不是简单的处世哲学或“圆滑之道”，而是对人生的深刻探究：“人是唯一能追问自身存在之意义的动物。这是人的伟大之处，也是人的悲壮之处。”

关于成功 周国平的理解就是：“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，让自己满意，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。”

关于幸福 他认为：“一个人若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并且靠这养

活自己，又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并且使他（她）们感到快乐，即可称幸福。”

关于梦想 他说：“如果人类只梦见黄金而从不梦见天堂，即使梦想成真，也只是生活在铺满金子地狱里而已。”

在阅读的过程中，我们自己也在反思，人们往往会因为压力而喘不过气来，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去拼命奋斗：“身边的什物，手上的事物，很容易获得一种支配我们的

力量，夺走我们的自由。我们应该经常跳出来想一想，审视它们是否真正必要。”

50个关键词几乎涵盖了人生的方方面面，有生有死，有幸福与苦难，有爱情和婚姻，有人情和交往……读周国平，听着他乐得孤独的碎念哲思，有时会恍然大悟，有时则似懂非懂，有时会不尽认同，但在疲惫和困惑时，读者可以各取所需，自我调适。

□ 马可聪



《周国平语录：人生50个关键词》
周国平 著

村民幸福指数“节节高”

（上接1版）再也不用为交通而担忧。”村里的桔子买卖随着道路的通畅，越做越红火，村民的腰包也鼓起来了。

华西村的道路建设，主干道新绿公路最有代表性。记得2008年，记者来到华西村时，当时的新绿公路仅是一条4米宽的水泥路，此后几年，新绿公路一拓再拓，从4米增至6米宽，又从6米拓宽为如今的7米，水泥路也变成柏油路。村里还因此通上了公交车，对于地处偏远的华西村村民而言，上镇买菜和办事更方便。

从鱼塘屋搬进居民小区

居住环境良好是幸福的保障，

百姓安居才能乐业。增加群众舒适感和满意度是华西村近年来秉承的基本发展观。

“生活公寓化、村民市民化、管理小区化”，站在华西村新农村居民点前，让人仿佛有了一种进入别墅区的感觉。成排连片的小洋房各具特色，十分显眼。小区内水泥路四通八达，小区一侧的主干道格兰富路上，风光互补太阳能路灯照亮了夜路。宽带、电话、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在这里也是一应俱全。“这里的‘楼盘’现在可是抢手货，大家都抢着入住。”郁顾昌说。

据了解，目前建起的是华西村新农村居民点的一期工程，有宅基地48套。如何把这仅有的48套宅基地分配好？村里最终选择把首批入住权交

给住房条件最困难的村民，村民杨忠卫便是其中一位。

记者跟随杨忠卫来到他的新家里做客。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小洋房，一进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雪白的墙壁、干净的地面，整洁的环境让人心情舒畅。底楼是客厅和厨房，还有一间休息间，二楼是主人的卧室。杨忠卫搬来两张椅子，与记者促膝而谈。

“住了10多年的鱼塘房，没想到还能搬进小洋房。”杨忠卫告诉记者，这鱼塘屋一般都是主人家为防小偷和观察鱼儿生长而设立的暂住屋，可他们一家却把那里变成了常住地。看着周边的村民纷纷建起了小楼房，自家却还是四五口人挤在几间破旧的小平房里，杨忠卫心里

很不是滋味。“遇上下雨天，房子还漏水，真是又气又恼。”那为什么不建新房子呢？“这几年腰包是鼓了，可我们是从港沿镇搬来的‘移民’，没有地基建房子。”杨忠卫说。

当得知自己成为居民点第一批住户那一刻，杨忠卫别提有多高兴。“新小区环境好，设施齐全，离村委会和公交站点又近，办事方便，好得没法说！”

杨忠卫告诉记者，最近几年的新农村建设，为村子带来的变化真是说不尽道不完：河道、道路有了保洁员，村子变美了；健身活动室、农家书屋相继落成，激发了一大批舞蹈爱好者和书迷的热情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了；村卫生室改造一新，村民看小毛病不出村了……